

清早，迷迷糊糊听到拥挤的窝棚一阵骚动，大家纷纷起来。过了好久，终于正式清醒，看看表，7.45。睡在我旁边的一个喜欢搞笑的络腮胡子汉子学着小女生说话:妈咪，我今天不想上学，让我再睡5分钟！

(mam, i dont want to go to school, 5more minutes!) 5分钟，我喃喃自语，头又钻进了睡袋。

快8点，很不情愿地起来。等我磨蹭到9点半出发时，窝棚里只剩下3个人了。唉，我早上总是效率奇低。昨天下午化冻，到处一片稀泥，今天全部冻成冰，奇滑无比，这时我开始再次遗憾出发前被我为减重清理掉的冰爪。一边是上面的山坡，另一边是下面的陡坡，摔下去虽不至于送命，但难免受伤和狼狈。大家都走得十分小心，即使有两根登山杖撑着，还是几次差点摔跤。所有关节和肌肉都处于极度紧张状态，尤其是大上坡和大下坡的时候。

12点半到达5英里（合8公里）第一个窝棚。这个距离，平时不过两小时多点的时间，今天整整走了3个小时。

下午3点50分，到达7英里外的第二个窝棚这次3小时走了11公里多。早上出发的人基本上都在这里住下。大约是被昨天窝棚不够住吓怕了，今天大家都起得奇早，走得飞快，害得我一路上没追上几个人，感觉很郁闷。进窝棚一看，还有3个铺位。不过，我是被上午的亮冰路走怕了，想趁下午冰融化之际多走几步。看看天色还早，算算时间，还来得及在天黑前赶到7英里（合11公里多）外的下一个窝棚。而且，从地图上看，除了一个3公里多的大爬坡，其余的路不算难走。于是在窝棚边的小溪里补了点水，吃了块能量棒，跟大家打了个招呼，就出发了。

我出发时，大家都坐在窝棚外的山坡上晒太阳，很是闲适。在雪地里跋涉几天，他们多数人的鞋袜都湿透了，每天早上都是哆哆嗦嗦穿着湿鞋袜上路，一副痛苦状。幸亏我这次英明，穿了双顶级的高帮防水登山鞋，一直保持脚下的干爽。

我一般上午走得慢，下午两点到6点多是走路效率最高，精力最好的时机，可以完全不停地行走。我算了下距离，如果今天能赶到Devenport gap shelter窝棚，明天再走个18miles，后天下午就可以赶到温泉镇

(Hot Spring)，然后按计划在那里休整一天。不然，得大后天中午才能到，等于要在那里呆一天半，有点浪费时间。

一路狂走，终于在7点10分看到山窝里的窝棚，一阵兴奋，不过走下去，还花了5分钟。今天走了几乎10小时，20英里，合32公里。不错。

自从周五晚上和三张老K道别，转眼已经5天。虽然有时会想到他，但走路时更多的是自得其乐。我习惯一个人爬山，多个人在旁边，虽然可以说话，但难免会感觉聒噪。一个人走，进入状态后，就像他们说我是行走机器，其实我自己感觉更像是行尸走肉。手脚配合，进入机械状态，眼睛盯着眼前的路，小脑控制动作协调，大脑则进入海阔天空状态，随意想到很多过去的事，过去读过的书，或者一些历史或现状的事，有时甚至在想一些故事，编编小说（我脑子里编过无数小说，编过就忘了，从没写下过）。这样走，越走越兴奋，根本感觉不到累。所以这些时从来都是一个人走，完全没有寂寞感。下午一个人走着，猛然发现路边一双大脚和一双腿，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是一个AT名叫熊袋的络腮胡子中年大汉，这三天以来，我们都在一个窝棚住。他笑着对我说，看你远远走来，我就等在这里，看你什么时候才看到我。我笑着开玩笑说 幸亏你只是个熊袋，要是只真熊，我就完蛋了。

记得大前天下午，也是一个人一边往窝棚赶，一边想起一些历史问题，于是想起费正清的书，然后想起他提出的刺激反应理论，再想起最早提出刺激反应理论研究历史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，思路突然就在这里卡住了，竟然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。左想右想，就是想不出。于是用联想法，把年轻时读过的西方著作和西方作家在脑子里过一遍，希望能带出他的名字:连苏珊朗格和荣格这些名字都想到了，就是想不出。一边走，一边想，一边沮丧。突然间，脑子灵光一现:是汤因比！哈哈。习惯地看了一下表，5点52分。2016年3月20日，西域老狐一个人走在大雾烟山上的AT小道上时，想到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。可惜这历史瞬间并没有什么意义。年轻时读过一些书，许多早已忘掉，更多的是从来不会再用上甚至想起。但偶有闲暇，回味一下，真的很有趣。就像一头老牛，白天吃进许多草，到了晚上，独自在牛棚里，半睁半闭着眼睛，慢慢反刍嚼嚼。

路过一处山崖，风景很好，可惜自己一人，自拍了几张恐怖照。这时候特别怀念三张老K。那个睡袋里不想起来学小姑娘说话的家伙，鞋袜全湿，只好用保鲜袋套脚上防潮。





